

● 一个任性女孩的故事
● 一曲纯真爱情的悲歌

谭竹著

相爱的美好……

爱里的痛苦……

谱写纯情与绝望交织的恋歌

YONG
YUAN

A I N I

永远 爱你

重庆出版社

永远 爱你

谭
竹
著

YONG
YUAN

A I N I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远爱你 / 谭竹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5
ISBN7-5366-7168-7

I. 永... II. 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5535 号



永远爱你

谭竹著

责任编辑 杨希之

封面设计 蒋忠智

技术设计 聂丹英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

字数 182 千 插页 2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 000

ISBN 7-5366-7168-7/1·1291

定价: 15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谭竹，女，重庆文学学院创作员，重庆作家协会委员，重庆散文学会理事。做过图书管理员、编辑、记者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云顶寨》、《少女日记》、《聊也难受不聊也难受》，中篇小说《因风念舞衣》，散文集《看着我的眼睛》、采访纪实《中华绝活手艺》等。

内容简介

影儿出生富豪之家，却因自小寄养外地及性格倔强等原因不得父母宠爱。明辉得知其身世后心生怜惜。两人相爱，影儿为他离开了家。

两人在共同生活中遇到一些矛盾冲突。苦闷中明辉和影儿的好友梅欣发生了关系。影儿深受打击，冲动之下去夜总会当了小姐以报复明辉。后得知明辉仍然深爱着她，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，她做出了决定……

相爱的美好，爱里的痛苦，谱写纯情与绝望交织的恋歌。



目 录

一、命里的相遇 / 1

你别哭，我为你伤怀；你别想，等命运安排……

二、回不去的故乡 / 6

黄昏的家乡，大雪的家乡，你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

三、哭泣的鱼 / 11

海水是咸的，因为水中有哭泣的鱼……

四、让我做你的亲人吧 / 19

你迎面走来，冰雪消融；你迎面走来，大地微微颤栗

五、天使来了 / 27

天使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要走了走了走了……

六、为我活下去吧 / 36

我想要给你一切，虽然我并不拥有一切

七、骑单车的白马王子 / 43

做个梦吧，做个梦吧，白马王子一定会走进来……



目 录

八、让我带你一起飞 / 53

你是我的心上人，你住在我的心上，让我带你一起飞

九、跟我走吧 / 65

跟我走吧，天明就出发，梦已经醒来，心不再害怕

十、不祥的预言 / 74

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一说就错

十一、你的生命我的决定 / 81

顺着天梯上天堂，顺着天梯上天堂，妈妈永远把你仰望

十二、烟花般的流星 / 93

烟花璀璨地开放，比世上所有的花朵都要美丽，比世上所有的花朵都要短暂……

十三、爱有了家 / 105

没有人来打扰我们，亲爱的别顾虑……

十四、不测风云 / 114

目 录

炫目的阳光下，一切那么的不真实……

十五、梦里的婴儿 / 124

看花儿开放，看风吹微微，我的有眼睛的财宝，你到来吧！

十六、咫尺天涯的爱 / 133

如果让你离开我，假装我也平静

十七、出轨的日子 / 143

如果你倦了，有一扇门总是为你开着

十八、擦肩而过的死亡 / 154

所有的人都会死去，所有的爱都将远离

十九、离去 / 161

离你而去，离你而去。在一无所有的远方，在没有你的夜里睡去

二十、泪水中的黑夜与坠落 / 171

让我沉沦吧，忘却现实的一切，永远也不要醒来



目 录

二十一、重逢在青楼 / 182

一样的天,一样的脸,不一样的我,在你的面前

二十二、谁嫁给了我爱的你 / 193

在很久很久以前,你拥有我,我拥有你

二十三、思念如雨 / 208

花静静地绽放,在我突然想你的夜里

二十四、缘来缘去 / 222

给我一次爱情,再把它平静地取去

二十五、永远爱你 / 231

无论身在何方,无论活着还是死去,我永远爱你

一、命里的相遇

你别哭，我为你伤怀；你别想，等命运安排……

盛夏的午后，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柏油路面，街道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，仿佛被阳光照射蒸发掉了。明辉骑着自行车沿着海滨大道飞驰，潮湿温暖的海风吹起他的黑发，好像温柔的手抚摸他的面颊，使他觉得快意。他索性闭上眼睛，两手放开车把，伸展在身体两侧，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，体会那一刻风的呼啸及速度带来的眩晕。他一身的白衣，反射着阳光非常洁白耀眼，成为阳光下的一个移动的亮点。

拐进一条支马路，一幢白色的别墅出现在眼前。明辉把自行车往爬满藤蔓的墙上一靠，一手抱着书本，一手按响了别墅大铁门的门铃。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来开了门，倪明辉礼貌地叫了一声：“陈伯好！”

陈伯笑道：“来给小琦补习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倪明辉应道。小琦是孟叔叔的小女儿，上小学五年级，再过一年要考初中，成绩一塌糊涂，所以孟叔叔找明辉来辅导一下。父亲和孟叔叔是朋友，明辉性格又随和，就答应下来。

经过花园的时候，明辉看到有个女孩拖着水管在浇花。一片葱



绿中女孩穿着朴素的布裙子，白底浅红的小碎花，柔嫩的颜色和细碎的花朵让明辉生出一种“春天来了”的感觉，虽然此时已是盛夏。她浓密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只麻花辫子，更显得脖子娇小纤细。多年没见这种发型，明辉莫名地生出想要伸手摸一摸的欲望。

一只小狗跑来，女孩按住水管向它射水玩。小狗抖抖被淋湿的毛向她扑过来，她咯咯笑着往后一退，手里的水管朝天上扬起，满天的水花如同一场细雨纷纷落下。水珠在阳光下闪烁七彩的光芒，女孩的脸在光芒中洁白晶莹，散发一层柔光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水柱也射向明辉，打湿了他的白衣。然而他呆呆地望着女孩鬓边的水珠，湿濡的娇嫩的面容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女孩惶恐地放下水管，漆黑的眸子怔怔地望向明辉，眼里满是惊惧，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。这个白衣白裤白鞋的男孩仿佛从天而降，被她浇湿衣裳，却恍若不觉，只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她，使她不知所措。

明辉和她目光相交，刹那间看到她眼眸深处的恐惧与无助，感到她整个人在瑟瑟发抖，觉得很奇怪，就算不小心弄湿了他的衣服，也不至于怕成这样子啊。

两人对视着，一直没有说话，忽听陈伯叫：“影儿，影儿！”女孩应了一声，慌慌张张走掉了。原来她叫影儿，明辉看着脚边兀自不停流水的皮管，心想她倒真的像个幻影，一惊醒就没有了。

明辉到了小琦房间，小琦说：“呀，明辉哥哥你的衣服怎么湿了？”

不知怎的明辉张口就说：“我骑自行车来的，手弄脏了想洗一洗，不小心溅湿了。”

“哦，要不要换下来晾晾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一会儿就干了。”明辉看着地板上自己的湿脚印说，“不好意思把地板弄脏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让影儿来擦掉。”小琦说着，又向房间外大声叫：“影儿，影儿！”

女孩闻声而至，手里托着一个木盘，放着一杯茶和一碟点心，走过来轻轻地放在明辉面前。她身上仍穿着刚才淋湿的布裙，脸红红的，垂下眼睛不看明辉。她放下茶点的时候，明辉注意到她手指修长秀美，是一双漂亮的手。这样的手不像做粗活的呀，明辉心里充满疑惑。

小琦颐指气使地说：“把地板擦干净！”

女孩悄无声息地离开，一会儿再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抹布，默默地跪在地板上擦明辉留下的脚印。她的脸更红了，湿漉漉的一绺头发披在额前，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。

“别管她，明辉哥哥我们开始吧！”小琦拉一拉他的衣袖。明辉意识到自己失态，急忙收回眼光，打开书本。

一下午明辉都心神不定，讲错了好几个地方。女孩默默的劳作，屈辱的姿势总是使他分神。即使在她擦好地板离开之后，房间里似乎还留着她的身影她的气息。

补习完已是傍晚，小琦的母亲徐伯母进来留明辉吃饭。明辉不习惯在别人家里用餐，本想拒绝，转念想也许还会遇见那个叫影儿的女孩，就答应了。

小琦高兴地拉他在花园打羽毛球。远远地他看见女孩坐在厨房门口摘菜，她坐在台阶上，紧紧地并着膝盖，脚边放着一个小盆，黄昏的阳光使她显得很温暖，看上去好像一幅宁静的画面。趁小琦打累了进屋喝水，他装作不经意地走过去对她说：“嘿，你好！”

女孩抬起头来看到是他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

他说：“你总是这么容易受惊吓吗？”

女孩不说话。明辉有点窘，只好继续说道：“我姓倪，叫明辉，明亮的明，光辉的辉。”女孩沉默不语。明辉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这场谈



话，正在想要不要走开时，忽听女孩开口道：“谢谢你没有说是我弄湿了你的衣服。”

她的声音细小，听起来有一种很软弱的感觉。明辉生出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感觉。他朗朗笑道：“一点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女孩再次道谢。明辉不禁问：“女主人很严厉？”女孩抬眼看他，眼神很忧伤，那种无声无息的伤痛又一次将他击中。他很想扶住她的肩头，让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。但是女孩很快又垂下眼帘，摇了摇头，迟疑了一下，又点了点头。

明辉心里叹息了一声，看着她纤纤的身姿，问道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岁，就快十五了。”

“这么小就出来做事？”

没待女孩回答，小琦一溜烟跑来，拉起明辉就走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跟她有什么好说的！快走，我们接着打球吧！”

转头间，明辉看到女孩也在看她，目光湿润恍惚，似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，让他心头一颤。

吃饭的时候，明辉见到了小琦的姐姐芸芸，她比自己小一岁，明年考大学，所以虽然放暑假了还在学校补习。两姐妹之间相差好几岁，可是感情很好，凑在一起叽叽咕咕的，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。

芸芸明目皓齿，打扮时髦，青春活泼，不失为一个美女。她似乎对明辉有点好奇，在饭桌上不时盯着他看，一边和小妹嘀咕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明辉对她没什么感觉。学校里这种女孩子很多，他偶尔也和她们喝喝咖啡看场电影打打网球，但约会完后就不再有什么挂牵。父亲经商，作为独子明辉天经地义要子承父业，所以他的精力几乎都在学业上。

孟叔叔没有回来吃饭，明辉坐在一桌子的女人中间，有点局促不安。影儿和陈伯一起上菜，不停地在厨房和饭厅之间穿梭，端来小鸡炖蘑菇、排骨烧豆角、醋溜土豆丝等。徐伯母指着菜说：“明辉，

你尝尝，影儿在北方长大，会做几样当地小菜。”

原来影儿是从北方请来的。明辉尝了尝菜，由衷赞美。芸芸不以为然地瘪瘪嘴说：“就会这几样不咸不淡的鬼菜，早吃腻了！”

影儿忙完就在桌子角落坐下，抱着一碗饭吃了一点点，也不见她怎么伸手夹菜。明辉觉得只有在玩水时这个女孩才露出一丝开心，尔后就一直畏畏缩缩小心翼翼，很压抑很沉重。他不知道，哪一面才是她的真实本性。

吃完饭芸芸邀他到自己房间看集邮册，他借口太晚了要回去了，说：“下次吧。”

芸芸大方地说：“好的，下次一定啊！”

明辉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骑上去。天已经黑了，他却在黑暗中又一次看到影儿在五彩斑斓的水珠中仰起脸来，闭上眼迎向细雨纷纷的水滴。阳光下她微笑的脸庞如此圣洁，天使一般。他又一次看到她布裙上的小红花在夕阳中变得温情脉脉，似一抹忧伤的微红，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

二、回不去的故乡

黄昏的家乡，大雪的家乡，你是家乡静
静生长的姑娘

影儿看着明辉白色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暗自叹了一口气。被人误会是家里的小保姆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事实上这些年来，她做的事也的确是保姆的工作。对此她并不觉得有什么，她宁可手里不闲着，对着家具摆设，对着锅碗勺盆，也不愿面对家人，不愿开口说话。

第一次被家里来的客人误会是保姆时，影儿愣了一下。她看到妈妈及姐姐妹妹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，但她们并没有向客人解释，而是顾左右而言其他，对这件事保持沉默。在影儿看来，这就是默认了。这一点深深刺伤了她，她决定从此决不主动向客人说明，如果她的家人都不肯坦然承认她是家里的成员，她表明身份又有什么用？

久而久之，家人不仅习惯了将影儿真的当做一个保姆使用，而且在心理上也越来越认同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在客人面前，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。影儿渐渐麻木，开始觉得无所谓，在心里她也没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意她们有没有把她当家人。

可是这一天，在这个白衣少年怜惜的目光中，影儿感到无比委屈，无比屈辱。有一刹那，她真想冲口而出，告诉他自己真实的身份。然而转念却想到，当他得知这一事实，又用什么来解释自己会沦落到这样的地位呢？

“倪明辉，”影儿喃喃念道，“明亮的明，光辉的辉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听到这个名字时她只觉心头一亮，仿佛被阳光照耀。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那么光辉明亮，驱逐她心里的黑暗。

想起他微笑的面容，关切的眼睛，痛惜的表情，影儿感到他很亲切，像一个亲人。很久以来，她一个人缩在角落无声无息地活着，没有任何人来过问过她的感受，关注过她的存在。只有他，轻轻的一句问候，一个温暖的眼神，就打碎了她坚硬的外壳。她感到从身体深处涌出泪水，但她忍着，让自己成为一朵饱含水分的雨云也不要把雨降下来。

她有时候也检讨自己，是不是自己倔犟的坏脾气使家人很头痛，才不被接纳，特别是回家第一天的表现。但是时光不能倒流，一切不能重来。她也不知道如果能重回那一天，她的行为会不会有所不同，会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……

回到父母家的时候，影儿已经十岁了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在奶奶那里生活。

奶奶家在北方农村。那里，冬天会下茫茫大雪，夏天池塘里青蛙蹲在荷叶上整夜地叫，春天山坡上都是野花，秋天田野一片金黄，一年四季都有吃的和玩的，让影儿永不厌倦。没有父母的约束，只有奶奶的疼爱，影儿在那里很快乐，忘掉自己在遥远的海滨城市还有一个家。

十年来父母很少到乡下来看影儿。父亲最初做包工头，后来经营房地产，整天忙于生意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女儿，足以让他们忽略掉中间那个，直到影儿不知不觉长到十岁。



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……她从火车站出来，坐上父亲的车，透过车窗惊奇地看着从眼前掠过的繁华都市。一幢幢高楼玻璃反射着阳光，宽阔的马路沿着海滩一直向前延伸，街道旁女孩们的裙子在海风中飞扬，一排排的棕榈树整齐地站在路边，像花又像树叶的三角梅火焰一般盛开着。空气潮湿闷热，带着海腥味，使她很想吐。

才三月份，南方已经热得要开空调。影儿想起乡下屋檐上的雪才刚刚开始融化，那些草垛才从雪堆里露出一一点枯草的颜色，觉得现在自己好像到了外国。她手里抱着脱下来的棉袄，身上是一件洗得败色的红毛衣，虽然车里有冷气，还是热得一额的汗。出火车站的时候，父亲让她丢掉棉袄，说没用了。她固执地不肯，用警惕的目光看着父亲，把衣服紧紧地抱在手里。

几年不见，接站时父亲没有认出影儿，影儿更加没有认出父亲。他们是在火车站的广播室里相见的。他们如同陌生人一样互相打量了一下。确认了身份之后，父亲松了口气说走吧。影儿想上厕所，但是不敢说出来。父亲的车是新买的，有一股皮革的味道，加上晕车及不适应带有海腥味的空气，影儿终于忍不住吐了。

父亲把车停下来，痛心疾首地骂道：“要吐怎么不说一声！你哑巴了你！”影儿看着父亲厌恶的眼神，畏畏缩缩地往后退了退，仍然一言不发。

看到母亲的第一眼影儿就不喜欢，她只觉得这个满头卷发身着黑底大花T恤的枯瘦女人抿着涂得鲜红的唇逼过来，伴着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十分可怕。所以当父亲要求她叫妈妈时，她不由自主又往后躲，沉默着不开口。

“这孩子，在乡下养傻了！”母亲失望地抬起身子，伸手推了父亲一下，“你看看你看看，她像什么样子！连叫都不肯叫我一声！”

突然一阵笑声传来，一个扎马尾辫穿牛仔褲的少女从里屋跑出